

谈到网，人们自然会想起山中猎户，江上渔家，因其以猎捕捕鱼为生计，而网是须臾不可离的工具。

不过，我所要谈论的，则为另一类网。即人才网。顾名思义，自为网罗人才而设。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要强盛，必离不开人才。这点恐无人再疑了。可细想起来，事情总有几面，比如，人才的存在是一回事，认识、发掘、重用人才却是另一回事。若不然，韩愈老先生何必发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的感叹呢？前一时，有人提出设立“伯乐奖”的建议，我甚是赞同。这无疑将会形成关心、寻找、发现、举荐人才的强大社会力量。其作用自不可小视！

众所周知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同美苏并驾齐驱的体育超级大国。那么，它成功的秘诀何在？东德的一位体育界人士道破了它的天机：“我们是一个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小国，决不能让一个青年人才漏网”。好一个不使人才漏网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其重视人才的责任感何其强烈！虽然说的体育人才，但却含放之四海皆准的意思，各个领域尽可通用的。

目前，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，急需各类人才。与此相矛盾的则是许多人才被漏掉了，实在令人扼腕痛惜。故此，我以为应当实实在在的织一大网，社会每个成员都来作这网上的一孔一目，广撒开去，囊括四海，覆盖九州，去发现人才，推举人才，不使一人漏网。让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，为民造福，为国生财。若能如此，我们的改革大业何虑不成，四化进程何愁不快？！

人才与网

西安 张宏斌

炯炯有神的眼睛

(讽刺小说)

郑升旭

大概只有七八岁吧，因为他对他那只假眼珠不觉得感伤，洗的时候，还从缸子里捞出来，放到嘴里吮一吮。光光的，绵绵的，使他想起妈妈的乳头，玻璃纽扣，从指缝里逃走的小鱼……怪有意思的。

他想咳嗽。这是一刹那间的声。一股气流从喉咙里涌出，他努力绷紧腮间肌往里收，可就在回气的当儿，“咕嘟”，那“怪有意思的”溜进了喉咙眼，比小鱼还快。

“爷爷！”他喊。胀红着脸。呜呜呜呜的，很不清晰。爷爷冲进来，看了看刷牙缸，明白了。一碗油，灌到孩子嘴里。

跑。爷爷拉着孙儿，大步小步的。好在离医院并不远。

一路上，孙儿先喊心口疼，后喊肚子疼。

好不容易赶到医院。好不容易挤到急诊挂号室窗前。他把钱递过去，气喘吁吁：“挂个急诊！”对方递给他一个体温计。“不烧。”他说。“那挂什么急诊？”一个女高音，叱咤地。他想

人也不多。” 那边，指普通挂号室。人的确不多。他又往前挤。几个硬硬的肘拐子把他碰回来。他只好跺着脚，在队尾等。

人的确不多，可是好象只在原地不动。怎么回事？他伸长脖子往里看，没有人。正在这时，一个穿白褂子的长发披肩的姑娘，抱一大堆毛线，推开了旁边的偏门。

人群开始动了。好！那位大概就是挂号的，大概坐到了座位上。……轮到他了，他急忙把钱递进去：“挂……”对方却好象比他还老还聋。因为她又和

身后的一个漂亮的小伙说话了，不不理他。忽然，听那姑娘说：“死鬼！”老汉吃了一惊。咳！跟他没关系。“哪一科？”这回是跟他说，冲冲地。“挂……”是啊，挂那一科呢？他一时说不上来。“哪不舒服？”声色俱厉。“胃，不……肚子。”“内科”。找的钱、病历、号头，啪一下摔了出来。老汉还想说什么，对方却不耐烦地打住了他：“好了好了，别罗嗦！”拿了号头往出走，背后传来了一声“烦人！”他仿佛看到那那双翻动的眼睛。

他拉着孙儿往内科诊断室跑。又是排队、等着叫号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时辰，孩子已疼得头上冒冷汗，才轮到他们。

“哪儿不舒服？”他刚想代孩子说：“肚子。”孩子却掰了掰屁股：“这儿。”“肛门？……挂痔漏科去！”“大夫！”老汉叫到。“去吧去吧！”那位年轻大夫不等他说完，只把他往外推。不过没说“烦人”。

老汉只好又去换了痔漏科号。他心里有怀疑，但相信大夫。

痔漏科只准患者一人进。这儿是位高个子老大夫，叫孩子脱了裤子，趴下，但半晌不吭声。他两眼直直地盯着孩子的肛门，一只手慢慢伸向自己的白大褂口袋，摸出了一付眼镜。他带上了眼镜，弯下腰，凑近了看，脸上的表情既复杂，又庄重，还有点严肃紧张，如临大敌。看着，看着，满脸的皱纹都抖起来，头上冒出了汗珠。

这里是一只眼睛，正炯炯有神地瞪着他。天哪！他的脑子里正在飞速地旋转，凭他几十年的经验和他学过的所有理论，集中全付精力思索着、判断着这里的神经结构网：它如何传入大脑？

他犹犹豫豫地伸出两个手指，放在那只“眼睛”前：“几？”

“二！”孩子脆生生地回答。老大夫吓了一跳，浑身一抖。果真是只眼睛！原来，孩子撅着屁股，那只好眼从胯下望过去，分明看见了那两根手指。

老大夫不知道。他冲出屋子，喊孩子的家长，想询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老爷爷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去问问你们那些护士、大夫吧！”

大夫回到屋里，见孩子还趴在那里，那只“眼睛”好象也在问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

林积令 插图

素洁一枝细看取 ——介绍青年秦腔演员段桂珍

姜德华

在省青年秦腔演员调演中，三原县剧团段桂珍所演的《鬼怨》，获得了演出一等奖。

段桂珍今年二十三岁，工正小旦。她曾在《无头案》、《红珠女》、《徐九经升官记》、《梨花魂》等戏中担任重要角色。她扮相俊美，嗓音高亢激越，表演技巧娴熟、细腻。一九八四年九月参加咸阳市青年演员调演，在《鬼怨》一戏中扮演李慧娘，获演出一等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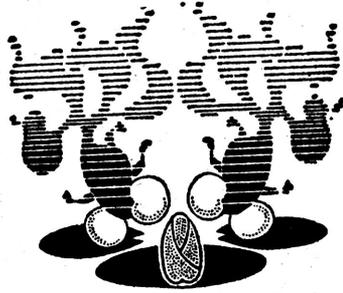
小段为了演好李慧娘，曾多次求教于省戏曲研究院的名演员郝彩凤，虽然时值炎炎盛夏，她还是苦练不休。

段桂珍过去所演的剧目，大都为文静的闺阁小旦，而李慧娘乃是冤魂怨鬼，对反动权势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，表演时不仅需要炽热的感情，而且动作的幅度很大，能不能演好这出戏，对小段来说，是一个严重的考验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段不负众望，你看她扮演的李慧娘，一身素洁，拖轻纱、跑圆场，仿佛魂兮归来。她唱腔清丽凄婉，深含无限冤楚，形具且神备。慢起慢落、卧鱼等难度较大的动作，既符合规范、程式，又恰到好处。老艺人任哲中赞扬段桂珍是一棵好苗苗。

她，驾着一辆扫尘车，象尾金鱼，多么快活，游入街巷，五彩斑斓的河……

扶风地，驾着一辆扫尘车，象朵白云，多么轻快，载着污物，从大街飞过……

秦地，驾着一辆扫尘车，象只百灵鸟，多么活泼，留给城市一支洁白的歌……



朝陽

横笛闻声不见人 红旗直上天山雪



西北直上天山雪。”前两句写行军时的气候条件：海风吹袭，泥土冻裂，桐叶落地，树梢折断。三四句写行军的队伍，传出笛子的吹奏声却看不见吹笛的人，翻飞的红旗已经插上了白雪皑皑的天山顶上。景色壮丽，豪情满怀，令人赞叹，令人神往。

横笛闻声不见人，红旗

(曹文)

你从教室里走出来

省化安公司 王靖宸

你从教室里走出来，拖着纤弱的身子。

望着你消瘦的面容，沾有粉笔灰的袖口，心中敬意油然而生。昨天你才出院，今天仍象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来到教室，扫地、洒水、擦拭桌椅。通信的语言，严密的论证，虽然没有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，却多少次扯起学员心头求知的风帆。

清晨，披着一身朝辉走进教室；傍晚，顶一片红霞迈出院门。有人说你“死心眼”，“累死累活图个啥。”你只淡淡一笑，不置可否。为了打开这些年近“而立”尚在补课职工的心扉，你似蜡烛，默默燃

烧着自己……

啊，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普通中学的讲台上曾洒下你辛劳的汗水，而今又在职教战线上谱写新的篇章。

你从教室里走出来，轻轻掠掠黑白斑驳的鬓发，神情是那样安详自怡。望着你的背影，我不由想起两句古诗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

茂陵金日蝉墓

浮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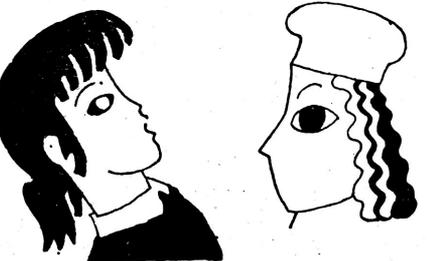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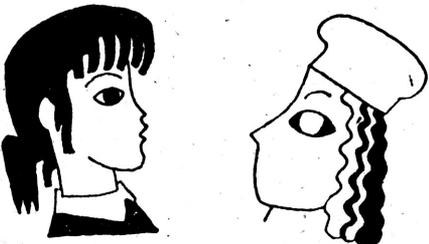
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，西距西安约四十公里。茂陵霍去病墓东侧，还有一个陪葬墓，墓主是匈奴人，名叫金日蝉（读金密梯）。据说，金日蝉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。休屠王反对降汉被杀，金日蝉被收入宫给汉武帝养马。金养马有方，受到武帝赏识，任命为马监，继又成为汉武帝的亲近侍从。一次，有个侍中仆

射叫莽何罗的谋反，想乘隙行刺武帝，被金日蝉觉察，当场擒获。汉武帝临终前，让八岁的幼子刘弗继位，要找大臣辅佐。武帝亲信霍光说他不如金日蝉，金日蝉说自己不如霍光。武帝遂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金日蝉为车骑将军，让他们两共同掌权辅助小皇帝。

游览茂陵，熟悉这桩趣事，当为一快。



陶光明摄



师傅授徒

王炬